

散文精选

秋风起 菱角香

□ 陈白云

荆楚大地,千湖之省,处处湖塘沟港,菱角是餐桌上的点缀,也是解暑凉菜——“荷塘三宝”之一。会吃的荆州人,把头茬菱当水果吃,洗净剥壳,一口咬下去,水灵灵、脆生生、甜丝丝,令人唇齿留香。

菱角顺水而生,逐水而长,以颜色分有青菱、红菱、紫菱等,从角数分则有四角菱、三角菱、两角菱等。四月左右,菱苗欣欣然浮出水面,绿叶子一轮轮环绕着菱茎,几场风雨过后,菱苗织成翠盖,将整个水面覆盖,不留一丝缝儿。菱角夏季开花,花小色如白玉,极为灿烂。夜半月白风清时分,看菱花在水中浮动,闻若有若无的清香,别有一种情韵。

立秋后,菱角即可采食。到湖塘岸边走一走,随处可见采菱人。乡里的姑娘们,都头戴围巾,穿红着绿,趁着清晨的微风,趁着露水未干去荷塘采菱。她们陆续下水,用手拨开绿色的菱叶,一颗颗小元宝似的青绿色或紫红色的菱角呈现在眼前。巧手在菱蔓间上下翻飞,小脚在池水中前后挪移,一顿饭的功夫,一颗颗菱角便飞进菱篓子里堆了起来。

我小时候采菱角,工具是摸鱼盆,一个大圆木盆。人坐盆中央,以手当桨往荷塘划去。采摘很简单,左手扒开菱叶,右手顺着藤茎,一摘、一撮、一抹,菱果即落入盆中。边吃边摘,好不过瘾。菱角吃个新鲜,一旦搁置,就会由翠绿变得暗黑,口感和品相大打折扣。为确保新鲜,采菱人一刻不敢耽误,选择在夜晚采摘,其中辛苦让人难忘。远望菱塘夜色,星星点点,采菱人头上的探照灯成为一抹风景。待朝阳初生,暖光照在菱叶上的水珠,折射出一道道美丽的光晕。

往往这时,菱桶里满是沉甸甸的菱角。

把菱角采回家后,放进大盆以“水”区分菱角的成熟度。浮在水面上的是嫩菱角,果皮松软,容易剥开,适合生食。沉在水底的自然是老菱,外壳坚硬,适合煮食。煮熟的菱角有一种特殊的清香,白中透黄的果仁像板栗一样粉糯甜。无论生吃或熟食,吃过之后,细细回味,则不难发现,这生长在水里的植物,无不浸润着水乡大地的灵气和香气。

菱角不仅是佳肴,而且还是养生之果。生食能消暑解热,除烦止渴;熟食则益气健脾,祛痰强身。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说,食用菱角能“补脾胃,强股膝,健力益气”。贾思勰在《齐民要术》里称菱角有“养神强志,除百病,益精气,耳目聪明,轻身耐老”的功效。每当夏日尾声,母亲必定会第一时间采摘最鲜嫩的菱角,仔细包好,再蹦蹦跳跳走到村口,寄向我工作的地方。包裹里常附一张小纸条:“新出的菱果嫩,快炒了吃,解暑下火……”每当我劝她不必再如此辛劳,她总在电话那头固执地坚持:“只当锻炼身体了,家里的味道莫要忘记。”

在品尝鲜美的菱角时,我时常重温那些脍炙人口的咏菱诗。“沉竿续缕深莫测,菱叶荷花净如拭”,杜甫笔下的菱叶像荷花一样,根植污泥之中而不染半点污秽。“深处种菱浅种稻,不深不浅种荷花”,清人阮元则点明种菱以较深的河塘为宜,平易叙述中既有纯真自然的情致,也有发人深思的理趣。宋代诗人沈朝初的咏菱小词调中“苏州好,湖面半菱窠。绿带戈穿长荡美,中秋沙角虎丘多。滋味赛苹婆”,竟把菱角的味道与当时的一种苹果同

论。在南梁江淹的《采莲曲》中,采菱角还可以解忧,“秋日心容与,涉水望碧莲。紫菱亦可采,试以缓愁年。”

种菱,采菱,食菱,菱角总让人对它充满向往。对于在虎渡河边长大的孩子来说,菱角总要一物多用:叶茎剥碎煮熟了喂猪;茎秆拔掉根须炒熟后是清暑止渴的菜肴;而菱果则由母亲装在菱篓里,背去集市上换回油盐酱醋米。现在回想起来虽有些心酸,却要感恩菱角帮我们家度过了那段困难时光。菱角一度是我刻在骨子里的文化密码与情感归宿。

不能忘记秋天的菱角饭,其中藏着母亲的牵挂、父亲的期望、学子的乡愁。对我来说,家是起点,也是终点;吃菱角是仪式,更是信仰。

湖千里,水万方,菱角栖身于湖塘沟港,无土而漂流,总是低调地把果实藏在不易被人发现的地方,把根系深深扎在泥土里,每一步都走得踏实沉稳。菱角通体乌黑精瘦,犹如铁打一样,其品性洁净,自生能力也很强。成熟的菱角,要是主人忘了收割,它便默默地脱离茎叶,沉入水底,来年再化作一汪新绿,确是一种投入少、收益大的“水上庄稼”。

历史在沉淀,时间在发酵,江汉平原的菱不仅成为荆州人特有的饮食文化,也和荆州的气韵人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过去,老一辈荆州人常爱自嘲,认为荆州人的性格特征像菱,有棱有角。其实,这是荆州人的本色。楚人“筚路蓝缕”的开拓精神早已深入人心,荆州人性格既有长江一般的刚猛,又有小桥流水一般的柔美;既有楚人的一鸣惊人,又有今人的慷慨激昂。



荆州秋意浓。

心情随笔

童年的烟火人间

□ 关四安

毛桃悬在枝杈间,绒毛裹着正午的阳光,像裹了一层蜜糖。我踮脚去够,指尖触到果皮上细密的温软,仿佛摸到了太阳的指纹。风掠过时,蝉鸣突然从树顶砸下来,砸在晒得发烫的土路上,也砸在我仰着的脸上——那时总觉得,连蝉声都像毛桃带着密密匝匝的甜香,混着桃叶被晒出的清苦气,在鼻尖缠成一团。

父亲把牛绳在柳树上绕了两圈,绳结松垮垮,像他总挂在嘴角的、被岁月磨成毛边的笑意。缺了半只鼻子的老水牛慢吞吞地嚼草,尾巴甩起的弧线惊起一片蚊蝇,嗡嗡声里飘着牛粪和草汁的腥气。柳叶簌簌落在他的斗笠上,他也不拂,任那些细碎的影子在肩头跳跃,目光却黏在禾场里——母亲的木锨铲起谷粒时,整片晒场突然活了:金粉般的谷雨在空中炸开,每一粒都裹着细碎的光,她的蓝布衫衣角在光影里翻飞,像朵被风托起的云。

草垛边突然“啪”地响,是豌豆巴果在偷笑着炸裂。几粒豆籽蹦进草堆深处,像孩

子藏起沾着泥巴的糖果。我扒开草叶去寻,指缝便塞满了灰蒙蒙的尘絮,后来总疑心,当月亮爬上柴房顶时,这些逃走的豆子准在暗处窸窸窣窣,说着我的坏话。直到某天清晨,发现它们咬破嘴皮冒出的嫩芽尖上,还挂着我的指纹和昨夜偷听的星光。

竹篮里的稍瓜青透亮,瓜皮上粘着草屑和露痕,一条菜虫正慢悠悠地爬出蜿蜒的水迹。我和姐姐抢着去提,竹篮的毛刺磨得手心发痒,笑声撞在堂屋的挂墙上,惊得檐下的一颗燕子扑棱棱飞起。它们的翅膀扫过晾衣绳,蓝布衫卷起的清风里,突然飘来母亲浆洗过的皂角香,混着稍瓜蒂断口处溢出的清苦,在鼻尖绕成一根透明的线——多年后我才知道,那根线叫乡愁。

铁锅饭的香气漫过村口时,母亲正用指尖抚过灶台的裂纹。那些沟壑里沉着油垢,柴灰和无数个黄昏,她的指腹摩挲过某道裂缝时,忽然唤起了我们的乳名。尾音拖得长长的,像灶膛里拉出的丝,裹着柴火的烟味沁进毛孔。火星噼啪爆开的瞬间,

刚好照亮我用火叉在灶门边旋出的圆印子——那是我偷偷画下的太阳,而母亲往饭底埋的咸鸭蛋,蛋黄流油时能把这个太阳染得更亮。

暮色漫得最浓时,炊烟在村庄上空系了个活结。麻雀被烟熏得跳脚,扑棱棱飞向荷叶坑边,翅尖掠过柳梢的声音,像谁在轻轻剥一颗许久舍不得吃的酥糖。母亲倚着门框的身影被烟霞晕开,围裙上还沾染许多刚刚出炉的灰。她的叮咛被晚风卷着,羽毛般落在我肩上:“莫跑远,饭要凉了。”这话后来长进我的骨头里,在异乡的寒冬自动发热——每当空调冷风刺痛后颈时,肩上就落下一片带着灶烟温度的羽毛。

而今那根烟线仍在心里悬着,拽一拽,掌心就渗出竹篮的毛刺感;再拽,舌尖便涌上颗颗的焦脆与南瓜的绵甜;拽急了,眼眶里会滚出咸黄般的落日,把梦染得金灿灿的——原来烟火人间最狠的魔法,是让漂泊的舌头永远记得,母亲指尖的裂纹,比所有远方都深。

鼻尖上的泥土香

□ 杨文力

曾经的农村,由于经济不发达,以物换物成为那个年代的记忆。三伏天的阳光总带着灼灼的劲儿,晒得场院边的桐树叶卷了边。忽然有吆喝声从村头荡过来:“西瓜,新摘的沙瓤瓜!”尾音拖得老长,一下子就把满村的孩子都吸引到了村里的大槐树下。

卖瓜的是邻乡的老陈,裤脚沾着草屑。“三婶子您来啦?”老陈手在粗布围裙上蹭蹭,抄起瓜刀在石头上磨两下,“今早刚从地里摘的,保准甜。”三婶子笑眯眯翻开粗布袋子,露出布袋里的新麦,麦粒饱满得像要胀开壳:“称称看,够俩大的不?”

麦粒倒在竹筛里簌簌响,阳光过滤筛眼在地上投下细碎的光斑。老陈用手掏起一把,指缝漏下的麦子在板车上蹦跳,“够了够了”,他说着往筐里多塞了个拳头大的小瓜,“给您解解馋。”这样的情景,在上世纪80年代的乡村里,是再寻常不过的事。

那时候的粮仓总在厢房最里头,木架上码着鼓鼓囊囊的布袋,掀开石头盖子就有麦子涌出来。大人用铁皮簸箕舀麦子,簸箕边缘刮过木仓壁,发出“沙沙”的轻响。舀够五斤,倒进粗布口袋,扎口时更要多绕两

圈——这是全家人半天的口粮,换回来的西瓜却能让满院都是欢笑。

我和小伙伴们蹲在瓜堆前,鼻尖凑到瓜皮上。有胆大的偷偷掀下裂开的瓜瓤塞进嘴里,被大人拍着脑袋臭骂,卖瓜人却在一旁乐:“尝尝,甜了再换。”选瓜要挑纹路清楚的,拍起来声音发沉的,仿佛这样才能对得起粮仓里攒下的辛苦。切开时“咔嚓”一声脆响,香气瞬间就消了大半。

中秋节前,换苹果的就来。车上码着红扑扑的果子,盖着防磕碰的棉被。麦子换回去,埋在麦糠里能存到过节,切开时果肉脆得能听见响。太阳刚从晨雾里钻出来,各家各户的烟囱正冒出青烟。“小卖,黄豆换豆腐喽”的叫卖声就在村头响起,端着小麦、黄豆出来的女人们站在巷口闲聊,师傅用铜刀把豆腐切得方正正,卖豆腐的师傅总是会多切一小块,往孩子手里塞。最让人惦记的是换爆米花的。“噼”的一声闷响惊飞了屋檐下的麻雀,我和小伙伴们早捂着耳朵等在旁边。黑铁罐子转动着,师傅往炉膛里添一块煤炭,映得满脸通红。几颗红玉米粒倒进去,等那声巨响过后,白花花的米花就涌进麻袋,裹上糖稀,能甜一整天。奶奶总是笑着说:“省着点吃”。那些交换从不算得仔细。换西瓜时多给的小瓜,换豆腐时额外添的边角,都是日子的人情。卖瓜人收摊时,车里的西瓜变成了袋袋麦子,他哼着小曲满脸笑容往家赶,——这些粮食能让家里的娃也吃上几顿饱饭。买瓜的人家粮仓里少了几斤小麦,换来的却是全家人的欢喜。

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,村里人也盖起了平房、小洋楼,粮仓改成了储物间,很少有人囤麦子了。卖瓜的开着小货车来,喇叭里重复喊着“卖西瓜”,扫码付款时“滴”的一声,几秒钟就结束了一交易。

前几天回老家,在村口超市买了个西瓜。红瓤黑籽和记忆里的一样,蹲在大伯家院里吃的时候,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不是井水的凉,也不是瓜的甜,是当年围着瓜车挑挑拣拣的热闹,是用麦子换瓜时心里的踏实,是乡邻们站在太阳底下说不完的家常。那些用小麦换来的甜,早像瓜籽一样落进了记忆里,生根发芽。如今再想起,舌尖上是瓜的甜,鼻尖上是故乡的泥土香,心里头却是再也回不去的那些岁月……

生活感悟

秋韵

□ 曾令阳

当第一缕凉风悄然拂过脸颊,轻柔地撩动发丝,秋,便如同一位温婉的佳人,迈着轻盈的步伐,悄然降临。她用那神奇的画笔,为大地勾勒出一幅五彩斑斓的画卷,每一笔都蕴含着诗意,每一抹色彩都诉说着深情。

漫步在秋天的山林中,那是一种别样的享受。脚下的落叶,如同一层厚厚的金色地毯,发出“沙沙”的声响,仿佛在演奏着一首美妙的交响曲。抬头望去,枫叶似火,红得耀眼,它们在枝头摇曳生姿,宛如一团团燃烧的火焰,将整个山林装点得如诗如画。银杏叶则像一把把精致的小扇子,金黄的颜色在阳光的照耀下,闪烁着迷人的光芒,一阵秋风拂过,它们纷纷飘落,如同一只只蝴蝶在空中翩翩起舞,美不胜收。

秋天的田野,是一片丰收的海洋。金黄的稻穗沉甸甸地低垂着头,仿佛在向人们展示着丰收的喜悦。微风拂过,稻浪翻滚,发出“簌簌”的声响,那是大自然谱写的丰收之歌。玉米地里,玉米棒子个个颗粒饱满,像一个胖胖娃娃,露出了金黄的牙齿,在阳光的映照下,闪烁着金色的光芒。果园里,红彤彤的苹果挂满枝头,像一个个小灯笼,黄澄澄的梨子你挤我碰,争着让人们去采摘;一串串紫莹莹的葡萄,如玛瑙般晶莹剔透,散发着诱人的香气,让人垂涎欲滴。农民们穿梭在田间地头,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,他们忙碌的身影,构成了秋天最美的风景。

秋天的湖水,平静得如同一面镜子,倒映着天空、山峦和树木的影子。湖水清澈见底,能看到鱼儿在水中自由自在地游弋。

秋,没有春的娇嫩,没有夏的热烈,没有冬的冷峻,但她却有着独特的韵味和魅力。她用那五彩斑斓的色彩,描绘出世间最美的风景;她用那丰收的喜悦,奏响了生命的赞歌;她用那深情的思念,温暖了人们的心灵。在这秋意浓浓的季节里,让我们放慢脚步,用心去感受秋韵,去聆听秋的声音,去品味秋的诗韵。因为,秋天,是大自然馈赠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。

时序初秋,酷暑未央。趁着早晨的一丝清凉,我与朋友漫步在锦沙湖的腹地。原本是一次没有目的的散步,不想,误入了时光编织的梦境,美美地享受一番自然的恩赐。

环顾锦沙湖,夏的色调并没有谢幕。碧绿的荷叶地毯一样的铺满整个湖面。荷叶挨挨挤挤,层层叠叠,一直延伸到锦沙湖的边缘。水天相接处,红绿相间,分不清是荷叶染绿了朝霞,还是朝霞染红了荷叶。荷花高高低低,以不同的姿态从这绿毯中探出身来。荷花色彩缤纷,白的是雪裁的霓裳,粉的像霞织的绮罗,红的像血染的火焰。每一朵荷花都亭亭玉立,神采奕奕。有的花骨朵“犹抱琵琶半遮面”,像娇羞的新娘,藏着腼腆的温柔;有的荷花全然绽放,随着生命的律动,一片片叶子都抖落在湖面,次第归宿于脚下的泥土,诠释着“落红不是无情物,化作春泥更护花”的生命内涵。更吸引入眼眸的是那一枚枚嫩黄的莲蓬,高雅素洁,完成了由开花到结果的生命历程。清风过处,满湖的荷梗也活跃起来,它们轻轻摇曳,好似跳起了一支古老的舞,连带荷叶上的水珠,滚落在湖面,碎成了银光闪闪的珍珠……

听荷唱雅韵,看莲起诗行。我惊叹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:好一幅色彩明丽的荷塘水墨画!

我站立在锦沙湖的浅水处,全然忘记了自我的存在,仿佛融入了荷塘之列。朝霞下,荷风掀起我的衣襟,带动全身舞动。身旁的同伴也有节奏的应和着。清风穿梭于莲荷之间,频频发出轻柔的声响,那是我与荷塘的窃窃私语。多情的蝴蝶、蜜蜂、蜻蜓闻香而来,大胆的停歇在我的肩头,与我分享飞翔的快乐;鱼虾自由自在的从我眼前游过,不时的用尾鳍触碰我的脚,仿佛诉说昨夜的美梦……

我痴如醉,不知过了多久,一声悦耳的蝉鸣拽回了我的思绪。原来,我不是荷塘的一份子,而是荷塘边上的赏荷人。

这荷塘清梦虽然昙花一现,但那美好的梦境却长留心底。“唯有绿荷红菡萏,卷舒开合任天真”,这是荷的率性。荷以淤泥为基,绽放得干净、自在,这或许就是生命最美的模样;漫漫红尘,无论世事如何变幻,我们能守得住本心,耐得住寂寞,这何尝不是荷的坚韧与高洁呢?

周末远足,我循着被落叶与碎石铺就的小径,往山林深处去。转角处,一匹雄壮的瀑布撞入眼帘,它从青黛色的山崖间奔涌而下,砸进深潭,激起万重烟岚。真正令人沉醉的,是那铺天盖地的水雾。它的弥漫,让世界似乎失去了清晰的边界。坚硬的岩石轮廓模糊了,锋利的树枝线条柔和了,远山退成一片写意的泼墨。我痴望着那水雾,它细密如初生婴儿的胎发,轻柔如仙女的纱衣。在阳光折射下流动的光,像无数被碾碎的钻石,又像一个个盛大而短暂的梦境。我伸出手想去捕捉,它们却悄无声息地穿过我的指缝,只留下一片冰凉而温柔的触感,仿佛是山林最细腻的亲吻。

千年前的李白,或许也曾见过此番景象,才写下“日照香炉生紫烟”这般传世奇景。这“紫烟”并非凡俗的白雾,阳光化身无形的巨手,将飞溅的水珠揉捏、打磨,竟真的氤氲出了一层梦幻般的紫色。它时而浓郁,仿佛是哪位神仙在此炼丹时,不慎从炉中散出的一缕仙气;时而轻盈,如仙子舞动时从裙袂间洒落的幻影,你刚想凝神细看,它却已随风散去,只留下一丝若有似无的微凉。仿佛我也被这片温柔所融化,成为雾气的一部分。原来,最动人心的壮阔,恰恰藏匿于这最轻盈、最易逝的微小之中。

如果说李白笔下的紫烟,是光与雾的独舞,那么我在云南罗平遇见的,则是一场落日执导,以整片梯田为舞台的盛大群舞。黄昏时分,当夕阳将熔化的黄金,慷慨地泼洒在梯田上,一场流动的光影盛宴便拉开了序幕。梯田间的细小瀑布,被霞光染成了温暖的叠叠的金黄色。这时的水雾啊,像是被赋予了生命的精灵,在空中悠悠地飘散。空气里,花朵的甜香与泥土的呼吸交织,凝成一种近乎实质的宁静。我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,轻轻拽入一幅会呼吸的油画,灵魂沉醉在这片流光溢彩的梦境里。那些最微小的水珠与光线以最温柔的方式,诠释着天地间最宏大的美。这光与雾的芭蕾,在山间轰鸣而上,在田野寂静中演绎温柔。暮色落幕,光影流转,那被照亮的每一颗尘埃,都将一个凡俗的瞬间,雕琢成了灵魂深处永恒的惊叹。

荷塘清梦

□ 李珍文

诗与远方

画你

□ 周光林

如果阳光是我的画笔
我要不断为你作画
心灵的画板莹润而清新
虽然我不是画家

你生活的地方必然鸟语花香
金色阳光下你衣裙飘飘
头顶有空空的鸽哨
你喜欢的清亮小溪
在脚边缓缓奏响美妙乐章

我沉浸于一片片叶子的翠绿
更专注每一枚花瓣的丽致
我选择春日之笔点睛
随时随地都画你的脸庞
流光溢彩
都画你动人的微笑
暖暖盛开

天使的舞步

□ 四心

月色清凉如水
微风吹起长发
她把月光涂在脸上,跳起舞来
笨拙的舞步像是一根
扳一眼
在跳动的银针

风依旧在吹
妈,别着凉了
我把星星关在门的后头

她的舞步有三十年前的痕迹
在地面逆时针旋转
星河倾泻而来
在她的脚尖
连起一道弧线

她笑起来
没有天使的样子
没有银针转动的痕迹

踏莎行·望秋

□ 孙斌

暑气初收,炎光渐浅。人间深把秋香盼。金风未动梦先吹,南鸿未启诗先展。
思想枫红,飞觞菊瓣。芦花飘雪渔歌漫。庙湖鱼蟹应当肥,故人微信殷勤唤。